

女人忙年

家的味道

◆ 朱效文

过年总是忙碌的,大人忙,小孩也忙,女人尤其忙。记得小时候,每当要过年了,妈妈会费力地把一口涂着闪亮蓝釉的陶制炭盆端到客厅中央,在炭盆里堆上一坨烧红的木炭,在炭盆四周再摆上一圈雪白的年糕片。顿时,一股热腾腾的焦香味便腾空而起,萦绕在每一间寒冷的屋子里,温暖在每一个渴望过年的孩子的心里。

家里从前还藏着一只小石磨,过年前大姨妈总要把石磨抬出来洗净,再泡上一缸糯米,然后一圈圈地转动石磨,把糯米磨成水磨粉包汤圆吃。大姨妈说,团团圆圆才像个家嘛。我人小转不动石磨,就从大姨妈手中抢过调羹来,一调羹一调羹地将泡在水中的糯米灌入磨眼里。大姨妈一边推磨一边提醒我:“慢一点,少加

一点,加多了不糯不好吃……”看着乳白色的米浆从磨盘底下慢慢流出来,就感觉年越来越近,团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妈妈过年爱做醉鸡。妈妈做的醉鸡酒香却不醉人,鸡的鲜味和酒的香味交相融合,能升华出一种特别的美味来,吃一口便停不下筷,借用乡里人的俗话说,叫“打耳光也不肯放”。其实这种美味在我的心里,就是年味,是妈妈为这个家营造的过年的味道。

如今爸妈不在了,家中的老房子也拆了。随着搬迁,涂蓝釉的炭盆找不到了,小石磨也不见了。虽然年还是要过,但年味却不同从前了。过年前,妻子和我忙着去饭店订座、点菜,把每一次亲友团聚安排得妥妥帖帖。

不过妻对我说:“醉鸡还是要做的,再忙也一定要做。”

妻精心地选鸡,细心地配料,小心地制作,忙碌到深夜。妻的醉鸡不光给自己做,也给在外地的姐姐做。姐姐每次过年来上海,总对我们做的醉鸡赞不绝口,不光说好吃,还说拿回家去后,都舍不得吃呢!姐姐收入不错,生活条件好,什么好东西没吃过啊,可为啥对醉鸡这般偏爱呢?我想,一定是因为妻做的醉鸡传承了妈妈的手艺,味道和从前妈妈做的很相似,姐姐从中品尝到了从前的那份浓浓的年味。虽然爸妈不在了,老房子不在了,可家还在呀!

别说过年忙的就是一个“吃”字,其实,女人们辛辛苦苦营造的,是一片家的氛围,家的温馨啊!

快乐的忙碌

◆ 赵荣发

吴阿姨去年从厂里退休后,照理可以清闲些了,却还是里里外外地忙个不停。她是个越忙越快乐、常常爱唠叨的人,几十年了都没改掉这个脾气。

这不,离春节还有半个来月,吴阿姨就忙碌起来了。如今还有多少人家正儿八经地赶在年关前“扫尘”?吴阿姨却毫不马虎,早早地把这件事情做完了。她在一截不锈钢晾衣杆上绑上一把芦花扫帚,把墙壁、屋顶角角落落都清扫到家。“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我从小就从外婆嘴里听到这句话。”吴阿姨对上门来收旧报纸的“小江西”说,“以前扫尘带着扫晦气的意思,如今只是图个干净,要不,这年就过得不够亮畅,你说吧?”

扫完了尘便忙着拆洗被褥,好在现在有了洗衣机,吴阿姨并不觉得累,对儿子的拖拉作风也很有应对办法。那天早上吴阿姨准备给儿子洗被子,儿子偏赖在被窝里:“妈,你让我再睡一会嘛,等会儿我自己来。”“嘿,你自己来?恐怕过了春节也没动静呢!”“那也无所谓啊,谁规定非得赶在春节前洗啊!”“谁规定的?”吴阿姨一把掀起儿子的被子,“你去问老祖宗啊,谁让他们一代代传下这个习俗的!”说完还不停嘴:“以前没有洗衣机的时候……”儿子一听“以前”两个字,立马爬起身来:“打住,打住,我起来了还不成吗!”吴阿姨看到儿子双手捂住耳朵,“扑哧”一下笑出声来。

忙完了这些事,吴阿姨便把心思

扑在采购年货上了。按说现在菜市场、大卖场多了去了,哪样东西没有,只是吴阿姨不肯轻易下手:“货色要好,钞票要少,买东西总得货比三家,买个称心、放心。”为此,每当逢年过节,吴阿姨必得提早三四天,约上几个趣味相投的老姐妹,横穿几条大马路,专程到码头旁的那座大菜场去一趟。“那里面还有个水产批发市场,南北货、蔬菜什么的也多,而且新鲜,价格又公道。”吴阿姨与老姐妹有备而来,满载而归,回到家,把买的海鲜、家禽、蔬菜什么的全部拾掇清爽,分成小包装,随后放进冰箱或者搁在厨房房间里。“锅盆碗勺交响曲”自小年夜开始奏响,嘿,家里有个勤快开朗的女当家,这日子每天就像在过节呢!

◆ 费鸣东

扫扫除这件事原则上与“80后”妈妈不沾边,雇个钟点工,一天来不及,两天、三天,花个百十元钱,就能把家里打扫得井井有条、纤尘不染。

小时候过年,妈妈贴上春联窗花,招呼一大家子上桌落座,水笋烧肉、糖醋排骨、八宝辣酱、咸菜目鱼、油爆虾、三黄鸡、龙虾片、罗宋汤,满满当当摆了一桌,一杯杯老酒下肚,呛红了彼此的脸,年味便在屋子每一个角落洋溢开了……可惜的是,如今许多地方都听不到鞭炮声了,过年也已变成一种迫不得已的习惯。是啊,对许多“80后”妈妈来说,过年的感觉已经越来越淡了——物质把恒常的生活方式摧毁了,这是另一种乡愁,不是空间上的,而是时间上的了。

情人节的玫瑰

◆ 钟芳

法似的从身后拿出了一个坤包递给我。我惊喜地发现这是我上周末与他逛街时看中的款式很新颖的一个品牌包,当时嫌价格太贵而舍不得买。“这是我送给你情人节礼物,喜欢吗?”老公笑盈盈地说道。望着他眼神里写满了甜言蜜语,我的不满顿时化为乌有,一时欢喜得说不出话来。

自然潇洒的独特风格,卓越超群的产品素质,还有手工缝制的花朵配

件,这包包让我爱不释手。我连忙拉开拉链,霎时呆住了:一束火红的玫瑰花映入眼帘,在花丛中有一张精致的小卡片。我这个呆头呆脑的老公,何时开窍了,也变得如此浪漫呢?

打开卡片,见上面写道:“亲爱的,今天是情人节,今年也是我们结婚5周年。过去5年的情人节,我从没给你送过礼物,真是对不起。这个你喜爱的包是我送给你的第一件情人节礼物……”



欢乐

苗青 摄

域外一脉

做到外公外婆,或者是爷爷奶奶,已经是很幸福的事了;因为儿女在国外,被诚邀去做一段时间的外公外婆祖父祖母,一家三代在彼岸同堂,团圆相聚,那自然是更为开心的事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的年轻人,现在都已届中年。从进入新世纪前后,他们陆续地为人父母。他们若是还没成为“海归”,还留在彼岸,那么这十几年来,就必得在辛苦打拼的同时,担当起养育儿女的重任。留在国内的老爹老妈们,刚好或是临近退休,收到了喜获第三代的捷报,也就在被做成外公外婆的那天起,进入了又添一份挂念又多一份操心的人生的新阶段。因为惦记着那边的异乡客们一双肩膀难挑起两副重担,老爹老妈们往往只要一接着了那边的邀请,就会如老兵迎得作战令般挺身而出奔赴疆场,跨海涉洋去重复昨天的故事:再一遍干起当年喂奶娃娃养小儿郎抱孙子孙女的活儿,豪情满怀慨而慷。

他们在那边的故事很单调。因为他们无论在国内是何样的人物,干的是什么样工作,到了那边就角色完全一致,身份完全类同了。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grandpa (grandma)”即“祖父(母)”。工种当然更是一致:做饭洗衣带孩子,清洁宅子葺弄园子,不必细说了。他们进入了相当纯度的无差别化平等状态。

我在美国当过近半年的“彼岸外婆”,将我的外孙女从满脸奶癣的满月娃娃,抱到七个月大可以坐了可以进入托儿所了。相比其他外公外婆,我略有点特殊,因为去时跟一家出版社签了合同,有限期交

情话絮语百字文

走得更远

◆ 钱红春

每次相约
都是你选的地点
离我的家很近
离你的家很远
每次道别
你总要送我一段
我说“不用客气”
你说“这是顺便”
与你牵手
我不再悲观
有你相伴
我走得更远
这是因为
你从未嫌我腿残

在彼岸做外公外婆

◆ 王晓玉

稿的任务,所以一手抱孩子一手须得在电脑上打点字,也算是半工半读的了。我那外孙女在襁褓阶段饱受电脑微辐射,好在时间不长,至今未有什么症状,就学后作文写得不错,女儿女婿说大概是因为接受了外婆早教的缘故罢。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作了父母的儿女们出于孝心而担心外公外婆们过于寂寞,于是就常常在节假日里弄点聚会,让老头老太们也能有点社交活动。于是我就遇到了一位来自四川的将军,即便坐着也是腰板挺挺;一位浙江省里的名医,专治眼科疑难杂症,会耐心地向同龄人们解释迎风落泪的病因及医治方法;一个画家,据说画作出手便是好几位数的。当然更有一些是一生劳作于乡间的农民。我第一次参加那样的“PARTY”时,一位“彼岸外婆”一听说我刚来,忙拉着我问:“家里的麦子熟了没?”还有一位老者,每次见面,都给大家带来惊喜:他在他儿子的美丽的花园里,垦出一片菜园来,种了很多中国品种的菜,比如茼蒿、芹菜、上海小白菜什么的,每逢聚会就会送给我们这些中国老乡们,就像老人们参加“party”就用纸包了葡萄酒奉人一样。只是有一次,他在给我切一大块冬瓜之后,一脸悲戚地说:“唉,坐大牢啊,在这儿啊。”

是的。令他们最不能习惯的,就是“坐大牢”一般的寂寞。他们中有许多人没有语言沟通能力,于是就成了聋哑兼瞎子。许多人不能驾驶汽车,百把平方米的园子成为孙悟空用金箍棒划出的圈,幼小的孙儿女牢牢地“套住”了他们。他们并不是学无所长,种麦种菜从医从军都本是好手,可是当了这彼岸公婆之后,除了那一套公寓一座房一片园地之外,就没了他们的用武之地。所以他们中有许多人不愿久留,呆不长,逢有解放机会,便会如逢大赦满了刑期般逃之夭夭。我认识的一对老夫妇,曾遭过多次拒签,好不容易有了飞过去三代同堂的机会,极为珍惜,抵美不久就让孩子申请绿卡,以求来去免签可方便些。

可是年余之后,眼看自己会走动的孙儿可以入托了,便坚决要求儿子买下了回程票。儿子说,那个绿卡,眼看就可以下来呀,就再等等吧,可是老爸却说,别说绿卡,金卡银卡我们都不要了!

在彼岸的外公外婆,更能体会到“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的真谛呢。